亮軒書簡

讀了第十八期的「夏志清書簡」之後，有些話不得不說。

我的疑惑是從夏先生對琦君的散文討論而來，一共有四點。

一、夏先生推崇琦君，說她的散文跟李後主、李清照是同一傳統。二李以詞傳世，琦君以散文享名，一定要比，就該先說明詞與現代散文的關係。這是一個大題目，我沒見人做過文章，也想不出其中道理。夏先生說「詞的篇幅太小，意象也較籠統，不能像一篇散文這樣可以暢表眞情。」這話似是而非，因爲文學作品能否「暢表眞情」，不在於作者選擇了什麼形式，而取決於他是否能充分駕馭他選擇的形式。二李能用詞來暢表眞情，李杜能用詩暢表眞情，琦君則用散文，如此而已。

二、夏先生說第一流的散文家，一定要有超人的記憶力。「一定」跟「超人」二詞用得太主觀。其實記憶力超人的散文家有幾位？他們只是以「職業性的感應力」記下來他們要記的東西，跟棋士記棋譜，裁縫記身材尺寸，地質學家記山勢，都是同一個道理，毫不稀奇。

要緊的該是那一顆「散文心靈」。

三、夏先生很不喜歡朱自清五四時期的散文，他認爲除了「背影」，其他的都令人肉麻，遠不及琦君。琦君的散文素質是另一個問題，扯上了朱自清，就顯得籠統武斷。

朱自清的散文已經被收在國中課本裏，足證其價值是已經被肯定了的。肯定的結論當然可以推翻，但不能只說：「讀後令人肉麻」跟「『背影』可能是唯一的例外」就算了。這種翻案結論應在翻案文章以後再下才是。我翻了翻朱自清的散文，發現雕琢之痕是有的，像「我捨不得你，我怎捨得你呢？」「盼望着，盼望着，……」「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。」之類。但我不覺有何肉麻，就那麼寫，放在那個地方，也沒什麼不妥。還有我不知道夏先生說的散文包不包括遊記隨筆（像「朱自清全集」中的分類）？就是「散文」，像「阿河」、「說揚州」、「兒女」等也讓夏先生覺得肉麻嗎？也許夏先生只指「五四時期」，那我又想知道五四時期的起迄界限何在了。

四、夏先生說琦君的散文有好多應該傳世，却沒舉出，是很可惜的。如果僅因臨時倉促而不及詳列理由，我倒是可以了解。

我跟國內外許多文學學生一樣，一向佩服夏先生在文學上的見解，每有所遇，輒必誦之再三。也正因此，夏先生一字一句的影響力更可觀，所以不得不以春秋褒貶的嚴格尺度，期諸夏先生，自信不算過份。

亮　軒　六三年九月廿八日